

水泥

革拉特珂夫著



水 泥

革拉特珂夫著

叶冬心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 北京

Ф. В. ГЛАДКОВ

ЦЕМЕНТ

据 ГЛАДКОВ,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
ТОМ 2(ГОСЛИТИЗЛАТ, МОСКВА, 1958)译出。

作者画像：梁益强

水 泥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 朝内大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228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3 $\frac{1}{4}$ 插页 1

1968年7月北京第1版 1979年12月北京第2版

1979年12月天津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30,000

书号 10019·791

定价 0.88 元



作者像



目 次

第 一 章	荒凉的工厂	
一	家门口	1
二	黑暗	9
三	机器	14
四	伙伴们	21
第 二 章	红头巾	
一	冷落的家	31
二	保育院	41
第 三 章	州委会	
一	爱骂人的茹克同志	53
二	一项具体建议	58
三	髻发女人	67
第 四 章	“共产国际”工人俱乐部	
一	俄共党支部	72
二	奥古斯特·培培尔和 莫嘉·萨夫楚克	88
第 五 章	地下亡命者	
一	隐秘的屋子	95

	二 仇人	100
	三 赎罪	106
第 六 章	主席们	
	一 小结子	115
	二 夜视眼	130
第 七 章	老家	
	一 书蠹	133
	二 母亲床前	139
第 八 章	热火朝天的日子	
	一 工人的热情	144
	二 死里逃生	151
	三 小小鸡，空肚子	165
第 九 章	绞车道	
	一 群众	172
	二 血的赌注	179
	三 电流通了	185
第 十 章	心灵的内层	
	一 静静的时刻	188
	二 新生的力量	196
第十一章	抄家	
	一 主人的手	213
	二 牧场上的人	218
	三 去往牧场	222

第十二章	信号火	
一	在哨位上	231
二	独臂俘虏	241
第十三章	缓慢的进程	
一	在转变中	247
二	稳步前进	254
三	焦虑	257
第十四章	悔罪者的归来	
一	经过各各他，来到康诺沙	269
二	脱了牙齿的狼	272
三	红旗	277
四	船舷上的姑娘	280
五	皇家军舰被俘	282
第十五章	渣滓	
一	日常的生活	283
二	艰苦的过程	295
三	恶梦	303
四	阻碍	310
第十六章	稗子	
一	“让咱们的心象石头”	325
二	清党	331
三	整体中藐小的一分子	342
四	残余	345

第十七章 推向前进

一 “咱们继续前进”	350
二 余烬	357
三 东北风	364
四 浪潮	374
译后记	386

第一章 荒凉的工厂

一 家门口

在这三月初旬的清晨，景物仍和三年前一样，工人宿舍屋顶后面，工厂拱形建筑后面，海水在阳光下沸腾，群山和大海之间弥漫着醉人的空气，闪耀着灿烂的光芒。无论是那些淡蓝色的烟囱，钢筋混凝土的厂房，安乐村工人的住宅，还是那些仿佛覆盖着铜渣的山脊，都溶化在阳光里，晶莹得象冰一样。

这三年来，景物一点也没有改变。烟雾迷蒙的群山，山上满是重峦、斜坡、石坑和峭壁——这一切仍旧跟他童年时一样。可以望见，远处山坡上是那些熟悉的采石场，堆满石子和长满灌木的绞车道^①，以及狭窄山沟里的桥梁和升降机。下面仍旧是那座工厂，它俨然是许多圆顶、塔楼和圆柱形屋顶所构成的一座城市，而高踞在山坡上，俯瞰着这座工厂的仍旧是那个安乐村，村里每家阶前都有一片两平方丈^②的小院子，种着憔悴的金合欢。

① 露天矿场等地，利用机械设备在斜坡上运输物资的路线。——译者注

② 指平方俄丈，每平方俄丈合 4.55 平方米。——译者注

只要一跨进那堵隔开工厂和市郊的混凝土墙的缺口（从前那儿开着一扇小门，现在只剩下一个缺口），就可以看见格列勃的家——它在第二幢工人宿舍里。

他的妻子达莎，马上就会领着女儿纽尔卡来迎接他，她会欣喜若狂，大叫一声就伏在他胸前不动了。达莎再没有料到他会回来，而他也不知道自己离开这儿以后三年里她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。国内大街小巷哪一条没浸染了人们的鲜血，死神在这里是否只经过大街而没有光临工人的小屋呢？他的那个寨会不会也在烈火和旋风中毁掉了呢？

几个肮脏的小孩在墙外空地上玩耍，几只大肚子山羊在那儿徘徊，它们瞪着蛇眼，啃着一丛丛金合欢。

几只雄鸡惊讶地向着格列勃扬起鲜红的头，气忿忿地吆喝：

“你一是谁呀？”

格列勃心里听到：烟囱、工人村以及空剩下荒废了的采石场的群山，从地下发出低沉的吼声……

从山上可以看见，架空索道的一对对混凝土柱象一排凯旋门，又象一系列庞大的H字母，穿过了工厂的石头厂房中间，直到下面海边码头。柱子中间的钢缆象琴弦似的绷紧了，上面挂着几辆停在空中的矿车，矿车下面是保险网的锈铁纱。那面，在航线尽头，电力起重机在镂空的塔楼上展开了它的翅膀。

好！又要看到机器和劳动了。新的劳动是自由的劳动，是用斗争——火和血——争取来的。好啊！

山羊和孩子们一起叫喊欢笑。空气中散发着猪圈里的腐臭气味。荒草上和小胡同里，到处都撒满了鸡粪。

怎么会有这些猪、羊和鸡呢？从前养家畜是工厂管理处绝对禁止的。

沿着小道，从安乐村里出来三个女人，胳膊窝底下夹着破烂东西，一个跟一个地迎面走来。头里走着一个老奶奶，那样儿象一个老妖婆，后边跟着两个年轻女人：一个身体肥胖，胸部丰满；另一个红眼睛，红眼皮，头巾向前拉出来一点，象帽檐儿似的遮着阳光。

格列勃认出，那个老奶奶是钳工洛沙克的老婆，胸部丰满的女人是钳工格罗马达的老婆，可是，另一个女人他却不认识。

他兴高采烈地向她们行了一个军礼。

“你们好，女同志们！”

可是她们只怯怯地向他瞥了一眼就躲闪开了。只有格罗马达的老婆嘻嘻哈哈地吆喝道：

“去，去，滚开！用不着你向每一个人问好……”

“你们怎么啦，婆娘们？连我都不认得了吗？”

洛沙卡老奶奶站住了，扯开了粗嗓子，仿佛不是向格列勃而是向她自己说：

“哟，是格列勃呀！天哪！只当你死了呢，又回来啦……”

她无动于衷地、阴沉沉地继续走自己的路。

格罗马达的老婆笑了笑，没有说什么。一直等远远地

走到墙跟前，她才回过头来咕哩呱啦地喊道：

“赶快去，格列勃·伊凡诺维奇，快去！和你的达莎玩捉迷藏去吧……捉住她，你们俩又可以做夫妻啦。”

格列勃向女人们瞧了瞧，再也看不出她们就是从前的那些亲热的邻居。想必是生活把工厂里的妇女折磨得太厉害了！

占地两平方丈的小院子仍旧围着那道栅栏，临街的那个厕所仍旧象一个哨棚似的立在那里。但是栅栏已经弯曲（因为日子久了，再加上冬天刮东北风），暗灰色的痂皮紧贴在一块块木板上。

现在达莎立刻就要喊叫着跑出来了。她将怎样迎接这个从战火和死亡中归来的人呢？也许，她以为他已经死了吧？也许，自从那天深夜他把她一个人和纽尔卡丢在这幢小屋以后，她每天都在盼望他归来吧？

他把背包扔在地上，把军大衣搭在栅栏上，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双臂向上举起，又向两旁分开，为的是使自己镇静点儿，接着用军衣的袖子拭干了脸上的汗。

他刚要登上台阶，门敞开了。

一个紫赭脸儿、浓眉毛的女人，系着一块红头巾，穿着一件男人的斜领衬衫，站在那四四方方的黑门洞里，吃惊地望着他。看到格列勃的笑容，她眼睛里突然现出惊喜的光芒。

他熟悉的那个颤动着的下巴，象少女一样微微鼓起来的两腮，小苹果儿似的鼻子，仍旧象从前那样带着点拗劲儿

的眉毛，以及凝视时头部侧转着的那种神态——这是她，是达莎。可是，除此以外，其余（一时叫不出来的那一些）都是陌生的，是以前从来没有在她身上看到过的。

“达绍克，宝贝！……亲爱的，啊！……”

他向她扑过去，热情激动，吁吁地喘着气。

可是达莎却呆呆地站在门口台阶最上边一层，只惶惑地向格列勃挥了挥手，仿佛要挥开一个幻影似的，接着，涨红了脸，讷讷地小声说：

“是你？……哦，格列一勃！……亲爱的！……”

可是在她眼睛里，在那黑黝黝的深处，却突然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神情。

但是，赶到格列勃一搂住她，使劲吻着她的时候，她立刻就变得软弱无力，象失去了知觉似的不动了。

“啊……你还活着，人很好，亲爱的……”

她没有力气从他怀里挣开，象一个孩子似的讷讷地说：

“哎呀，格列一勃！……你怎么会这样回来的……我一点都不知道……你打哪儿来的？……真是……叫人意想不到啊！”

她笑着把头伏在他胸前。而他却一直紧搂着她，觉出她的心在跳，她的整个身子止不住地哆嗦着。

他们放开了手，如醉如痴地望着对方的脸，望着对方的眼睛，笑了笑，然后又热烈地拥抱起来。

格列勃象抱孩子一样地把她举了起来，想把她抱进屋里去，就象新婚时那样。但是达莎挣开了，带着调皮的微

笑，整理着她的衣服。

“喂哟，瞧你激动得这个样儿！……我也象疯了似的……”

她梳理着头发，吁吁地喘着气，躲开了他，向栅栏门那边走了几步。但是，突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情，她惊慌地喊道：

“喂呀，迟啦！……我可得赶快走，赶快走，格列勃！……”

然后她就严肃地，但仍旧那样激动地说：

“你上工厂委员会去登记领口粮吧。我忙极了，啊，格列勃……啊，同志！……简直叫人不能相信……完全变了另一个样儿——一个新的……又象是亲人，又象是陌生人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达绍克！……我一点也听不懂……”

达莎这时已经站在栅栏门口，她笑了笑。

“我是在城里公共食堂里吃饭，在党委会里领面包。你上工厂委员会去登记面包购买证吧。我要出门两天，有非常紧急的任务出差下乡……你路上累了，先休息休息。我这会儿就动身——大车等着哩。再也不能……”

“你等一等呀，达绍克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……我刚到家，你就要跑了……”

他奔到她跟前，伸开两条胳膊一下就搂住了她。可是她却温和而又倔强地挣开了。

“告诉我，达绍克，这是什么意思……”

“我在妇女部^①工作，格列勃。”

“什么，在妇女部工作？那么纽尔卡呢？……咱们的女儿呢？”

“纽尔卡在保育院里。你去休息休息吧。我一分钟也不能……咱们以后再谈吧……你总明白，这是党的纪律。”

她飞快地跑了。红头巾顽强地逗弄着他，直到墙边，仿佛在召唤他，在嘲笑他。

后来，到了墙的缺口那儿，达莎回过头来向他挥了挥手，露出了白亮亮的牙齿。

格列勃跑到栅栏跟前喊道：

“达绍克！纽罗奇卡怎么啦？她大概已经长大了。我要去看她去。她在一个什么院里？”

“不，不，你别去！以后咱们一块儿去。现在你先休息一下。”

格列勃站在小台阶上发楞，望着走远了的达莎，他怎么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他在内战的风暴中度过了三年。这三年来，他曾经在一些恐怖事件的急剧转变中饱受痛苦……可是，达莎又是怎样度过这三年的呢？……

从前，在一个寂静无人的黑夜里，他曾经从这个家里逃了出去，而现在他又回到了这儿。从前，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他就在这个工厂里做工，弄得身上满是焦臭的气味和斑

① “俄共(布)妇女部”的简称。——译者注

斑的油污，而现在他又看见了这个工厂。可是，现在他的家空了，达莎对待他也不象他所想的那样了。

他坐在台阶上，立刻觉得非常疲劳。他感到疲劳，并不是因为从车站到家走了四里^①路，而是因为度过了这三个年头，因为和达莎这样奇怪地会了一次面。

为什么会这样异乎寻常地静寂呢？为什么四外传来这种唧唧喳喳的声音呢？为什么在安乐村里到处都听到鸡的窸窣窸窣的声音呢？

厂房已不象厂房了，倒象一些溶化着的冰块，而烟囱则是青幽幽的，象一些圆玻璃筒。烟囱口上已经没有烟灸了，因为山风把它吹净了。一个烟囱上面的避雷针已经齐根折断了——是被暴风吹折的呢？还是被人拆掉的呢？

从前，这儿是从来不会闻到粪臭的，可是现在，从山上一直蔓延下来的草地，到处都散发着牲口棚里那种刺鼻臭味。

那边，山脚底下的厂房是钳工车间。从前，一到这个时候，三丈^②高的窗户就会在无数的窗棂中间反射出耀眼的阳光，但是现在玻璃都碎了，露出一片黑暗的空洞。

海湾后边小山上那座城也景物全非：它变得灰暗了，发了霉，蒙上一层尘土，简直跟山坡分不出来了——它不象是一座城市，倒象是一片荒废了的采石场。

这儿是达莎留下的一扇敞开着的门，门里面是一间空

① 书中里均指俄里，每俄里合 1.06 公里。——译者注

② 书中丈均指俄丈，每俄丈合 2.134 米。——译者注

屋子……下面山谷里是一座静悄悄的、被人遗忘了的工厂……

一只公鸡走到栅栏跟前，昂起头来，用一只眼睛凶狠和孤僻地望了望格列勃。

“你一是谁呀？”

二 黑 暗

箍桶工萨夫楚克醉了，在胡同里对面一幢敞开着窗子的石头小屋里大吵大闹。他的妻子莫嘉尖声尖气地狂喊。

格列勃细听了听，精神振作起来了。他站起来，走到萨夫楚克家里。屋子里又脏又臭。地板上是打翻了的凳子和撒乱了的衣服。一只洋铁壶无精打采地躺在那里。面粉撒了一屋子。莫嘉趴在一袋马铃薯上，把袋子紧紧搂在胸口，萨夫楚克穿着一件破衬衫，披着一头蓬发，一面骂，一面用赤脚和拳头对莫嘉连踢带打。

格列勃在背后托住他的胳肢窝，把他向后拖开了。

“萨夫楚克！你疯啦！死鬼大胡子！……喂，稍微歇一会儿……”

萨夫楚克象疯子似的回过头来看，要挣脱格列勃的手。

莫嘉一手撑着身子，一手把裙子向光腿上扯，尖声尖气地哭着。

萨夫楚克望着格列勃，认不出他是谁。

“这又是哪一个鬼蛋？喂，滚开，别等我揍断你的脖